

## 第十七章 沪语的力量

如果说，工部局总董皮尔斯在汇中饭店宴请德高望重的里德立和计谋百出的葛福莱，讨论如何应对华人要求参政，是上海公共租界成立六十多年来，洋人第一次认真思考如何跟七十万华人居民分享行政的课题。那么，在司法界，一场如何在会审公廨内伸张华人权利的讨论，也在华人精英圈子里展开。这场讨论，在中国参加欧战的一年后，随着欧战以中国加盟的协约国胜利而结束，变得更为热烈。

这是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圣诞新年的假期，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照例放假一周，容定难得和全家人一起早餐。

生了长子容谷后，太太罗米又替容定添了两个男孩：次子容诺和三子容沐。

坐上三个男孩的餐桌，热闹非凡。餐前祈祷后，罗米亲自把食物分到每个人面前的空圆盘里。她的干脆利索劲儿远远超过女佣阿英和阿花。她把第一盘分给丈夫容定，第二盘给长子谷，接着是次子诺，再后面是三子沐，最后是自己。

“二哥烤面包上的果酱比我多，我要换。”三子抱怨。

“先把你的那块吃掉！”父亲容定斥责。

三子吐了吐舌头，看父亲没有进一步发怒，便拿起叉子，从盘里抖抖索索地挑起一块炒鸡蛋，放在涂着果酱黄油的烤面包上，然后把烤面包的一角塞入嘴里。

容家的早餐是固定西式的：烤面包片、白煮鸡蛋或炒鸡蛋、加牛奶的麦片糊、热可可或红茶，遇节假日再加煎香肠或火腿。

小个子的容定夫妇希望下一代长得比自己高大，所以孩子们的盘子都是大号的，里面结结实实地堆满上述食物。餐具是铜制的叉子和调羹。因为怕男孩子割破手，所以没给

他们刀子。

孩子们吃得比大人快，太太罗米一会儿站起来给这个倒麦片糊，一会儿用自己的刀子给那个要添烤面包片的涂上果酱黄油。直到孩子们把自己的盘子蹭得一干二净（罗米是不允许孩子吃剩食物浪费食物的），纷纷离去洗脸擦嘴，罗米才轻轻松口气，安下心来吃自己的一盘，也就是食物堆得最低的那盘。

节假日里，容定早餐后的活动内容通常是去书房看报。离开餐桌上楼去书房之前，容定会先绕道连接一楼大灶间和二楼小厨房的小楼梯，视察在充作儿童活动室的边房里的三个儿子。除了星期天上午去做礼拜，放假期间，每天早餐后，儿子们必须在儿童活动室做按照不同年令规定的不同程度的家庭作业。8岁的长子容谷，他今天的家庭作业内容是预习小学二年级算术和默写《英语初阶》里第23课的生字。6岁的次子容诺，他今天的家庭作业内容是数字在30以内的加减算术和默写《英语初阶》里第5课的生字。4岁的三子容沐，他今天的家庭作业内容是抄写英语二十六个字母二十遍。这些家庭作业都是容定在前一天布置的。

视察完毕，容定本来想告诉孩子们，今天下午，做父亲的他将送给他们一份意想不到的圣诞大礼，但觉得孩子们听到后会没有心思继续做作业，便把好消息压在心里。容定坚信孩子们需要的是纪律，而不是欢乐。他自己童年丧父、母亲改嫁、家产被夺的经历使他认定不应该把生活想像得过于轻松美好，尤其在年轻时应该如此。容定如同平时一样，一脸严肃地离开孩子们，来到书房。在这里，大厨兼男佣阿三已经把生铁火炉里的炉火烧旺。女佣阿英把当天的一大叠报纸放在书桌上，然后拉起百页窗，让冬天的阳光泻满半个书房。

容定的书房外是个有石砌围栏的阳台。从书房通往阳台的门上装着百页窗，窗前挂着紫酱红色的丝绒窗帘。透过拉起的百页窗，坐在雕花靠背椅里看报的容定可以瞄到楼下按在花园围墙上端的竹子篱笆和栽种在围墙前的冬青树。

容定的书房里究竟有多少本书呢？少说也有五百本。内容主要的是跟法律有关的古今中外的法令、案例、判例，这些案例有朝一日都可以拿来给容定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客户辩护，或用来驳倒对方的立场。除了专业书籍外，整齐地摆在书架玻璃门後的还有五花八门的英语或拉丁语的字典、文学作品、名人传记、历史文献。在书橱的最末端的最低一层上放着四五本照相簿和几十套装在纸袋里的黑胶唱片。在英国留学的最后两年里，经济条件略有改善的容定，养成了在周日晚上去听音乐的习惯，因为周日晚上的音乐会票价是打大折扣的。

容定略加挑选，从书橱里拿出挪威作曲家葛利格(Edvard Grieg)的钢琴协奏曲唱片，放在离火炉不远的DG留声机上，播放起来。

容定选择播放这张唱片是因为葛利格的钢琴协奏曲轻松优雅，适合休假的气氛。

读报对容定来说，既是消遣，又是充实跟业务有关的信息。比如说，《申报》上关于半年前在租界爆发七万工人罢工的善後，对如何影响纺织、机器、铁路、汽车、轮船、铁厂等六个行业的投资走向，作了令人折服的分析；《士林西报》上报导英美法三巨头陆续同德奥保土匈五个战败国签订的和约，对五个战败国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财产，如何区分是该国的官方财产该予没收作为向战胜国赔偿，还是战败国的私人财产该予以保护，提供了框架性参考；最为有趣的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和中国南方的护法政府，内战不休，却仿效世界和平的大气候，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会议，结果不了了之；最为可叹的是，一年里头，北京的内阁总理换了三次，最短的总理才当了三个月就下台。这种走马灯般的政府更替，产生了大量显赫人物的下野。对于下野的大佬来说，上海租界具有繁华的市面和稳定的法治，是最理想的退休之地。但是如何在洋人的地盘安家？需要有人指点，于是给不偏向任何一边的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送来了大量业务，因为已经成为合伙律师的容定能够向这些下野大佬们提供最需要的安家咨询服务。

容定一会儿看报，一会儿给留声机换唱片。一张唱片大概播放7分钟。容定听完葛利

格四个乐章的钢琴协奏曲，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

这时，装在书房对面小厨房门口的电话铃声大作。先是女佣阿英接起电话，然后太太罗米赶来接过电话，最后，罗米放下电话，走进书房，对容定说：

“陈则民问你，今天上午有空吗？他想来拜访。”

“他说有什么事情？”

“他说只是节前拜访。”

“越是这样说，越是有事情，叫他过来好了。”容定头也没抬，继续看报。

容定又听完一套葛利格的《赫尔堡组曲》的唱片，这时楼下传来路纳的叫声。路纳是容定去年经太太罗米再三要求后买来的一只高大、棕毛、神气的看家犬。路纳平时两只耳朵总是低垂，但一听到有客人来临，就会耳朵竖得笔挺，同时发出不依不饶的叫声，直到主人喝止它禁声。

罗米在楼下大门口迎进陈则民。

同1912年初次拜访容府时相比，陈则民发福了许多，原先高高瘦瘦的个子变成高胖宽厚的躯干。这些年来，陈则民奔走於北京上海两地，穿梭於官商各界，没有安安份份地接了多少律师该办的案子，却在社会阶梯上步步高升。他一向认为自己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才，致力於在一些国家大事等宏观题目上发表高见。袁世凯在台上的时候他是民国参议院的参议员，袁世凯下台后历届民国总统府里总有他一席高级顾问的位子；在家乡苏州，他是苏州电气公司董事长；在上海，他是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纳税华人理事会会长。唯独在他的律师本行里，他没有再当选为律师公会会长。

陈则民先将串在一齐的礼品盒和公文皮包交给女佣阿花拿着，然后在罗米的帮助下，脱下昂贵的翻毛皮袄，和高统皮帽一起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再从阿花那里取回礼品盒，双手恭敬地递到罗米手里，用软糯的苏州腔上海话说：

“一点点北方土产给府上少爷们塞牙缝。”

“大学长，太客气了，这么多礼物，”罗米道谢的同时，迅速瞄了一眼手里沉甸甸的四个礼品盒，盘算下次该花多少钱去陈府还礼。对于礼尚往来这件事，罗米跟容定想法完全不同。按照容定的标准，凡是有事情要求教自己的客人送来的礼品一律笑纳，不用还礼。按照罗米的标准，凡是礼品，都要等价回礼。

罗米将陈则民带入大客厅，在靠近壁炉的绿丝绒沙发里坐下。女佣阿英把客人的公文包放在客人脚边，然后端来刚泡的西湖龙井茶，搁在大客厅里唯一的一件中式傢俱雕花红木茶几上，再连茶带红木茶几一齐搬到陈则民和罗米座位之间的空地。

罗米刚要吩咐阿英去请容定下楼见客人，陈则民却开口问了一句使罗米摸不着头脑的话：

“明年夏天，贵府会离开上海去外地避暑吗？”

“你是指青岛？现在还定不下来，要看容定有没有空。学长，你是想知道。。。”

“罗米，你还记得在早稻田大学时那个比我们年龄大很多的日本学长松岗君吗？”

“怎么会忘呢？松岗君是我见过的最大方的日本人，经常借故请我们中国留学生白吃白喝。”

“松岗君家里很有钱，在长崎开纱厂，请我们留学生吃顿饭，实在算不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松岗君的儿子正在念高中，准备高中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赴美国前，松岗君打算让他儿子明年暑假先来上海租界学习西方人的礼仪和语言，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人家可以推荐当他儿子的导师兼监护人。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贵府。所以，想知道贵府明年暑假在上海过吗？”

“我家老爷是留英的。松岗君要送儿子去美国留学，应该找个留美归国的或是干脆找个美国人家，不是更恰当吗？”

“英美一家。留美归国的不见得会讲日语。哪像府上，老爷容大律师精通英语和英国礼仪，太太你精通日语，府上少爷三岁就开始学英语，这份环境，对松岗君的儿子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罗米对陈则民用恭维作武器的攻势招架不住，正要答应陈则民的要求，却被走进客厅的容定打断。容定在书房听到路纳的叫声，猜想来客必然是陈则民，便换上见客穿的那套半旧棕色西装，走下楼来。

“陈先生，我们要到明年三月才决定夏天去不去青岛避暑。到那时再谈能不能接待那个日本小朋友。”

“容大律师能抽时间安排松岗少爷的暑期活动使我感到无比荣幸。”陈则民起身相迎。他的擦得闪闪发亮的拷花板皮鞋跟容定没用足够鞋油擦拭的棕色皮鞋在罗米眼里形成鲜明对比。

“客套还是免了吧。请坐。”

女佣阿英为容定端来锡兰红茶。

“陈学长，难得有空到舍间，你和容定多聊一会，今天在舍间用过午餐后再走？”罗米问。她心里盘算以招待午餐先部分地回敬一下陈则民送来的厚礼，这样就不必急着伤脑筋准备去陈府回礼。

一番客套推托後，陈则民答应留在容府便饭。罗米以张罗午餐为由，离开客厅。

“陈先生这阵子是在北京时间多呢？还是在上海时间多呢？”容定喝了口茶，问。

“劳碌命，不光是北京，上海，还有家乡苏州，多多少少事情，都脱不了身。”

“越忙越升官发财。”

“不不不，”陈则民像赶苍蝇一样摆手否认，“穷忙而已，穷忙而已。。”

“穷不穷，陈先生是总统府顾问，最近北京城里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容定觉得跟陈则民这样的人交谈，像看报一样，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跟业务有关的消息，知道得更多些是成功的保证。

容定这一问，像给上足发条的玩具按了起动纽，陈则民如簧之舌，立刻鼓动起来。

为了显得自己消息灵通，陈则民告诉容定北京政府和江苏督军府里的各色人物——谁正在向上爬，谁是靠不住的滑头，谁是没出息的鸦片鬼。

“北洋是个小圈子，里面天天在唱小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最清楚。最近，有一个大展鸿图的机会来了，想请容大律师加入，有没有兴趣？”陈则民突然将话题纳入主题。

“本人对做官没有兴趣的立场是一贯的。”

“不是做官，是做事。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后，创导各国列强有意尊重中国主权，上海租界洋人纳税会议已经接纳三位华人当顾问。京城里的大佬跃跃欲试，想让我们法律界做一片相似的文章。这篇文章，缺了容大律师，是怎么也做不成的。”

“哦，什么文章？”容定诧异地问。

陈则民在官场里学会了如何鼓动别人为自己卖力的几种手法。第一，解释清楚一件行动背后的重大意义，用来激发对方的勇气；第二，开宗明义讲清办成事后当事人可以得到的好处。

同容定见客穿的半旧西装相比，陈则民一身轻皮袍外罩着亮丽的湖绸面子。陈则民从皮袍内袋里抽出一只豪华的大皮夹子，打开皮夹子，掏出一大叠名片。他一边整齐地把名片摊在茶几上，一边向容定介绍：

“这些就是想做这篇文章的京城大佬，看看看，这里有李经羲、汪大燮、钱能训、伍廷芳、施肇基、龚心湛，不是总理，就是总长，其中一半你认识。”

“伍廷芳是我学长，汪大燮和施肇基是我当留学生时的驻英公使，经常跟我们前清留学生联谊。他们想做什么文章？”

陈则民放下皮夹子，弯下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杂志，越过茶几交给容定。“这篇文章的开头大律师您已经写好了，就在里面。”

容定打开杂志。这是民国四年四月一日（1915年4月1日）商埠印书馆发行的第十二

卷第四号《东方杂志》，里面有自己的著作《上海公共租界之治外法权和会审公廨》。

“京中大佬想趁中国成为欧战战胜国的大好时机，发起取消租界会审公廨的谈判。容大律师是通晓会审公廨的第一人，”陈则民指指容定手里的杂志，“容大律师如能加入这项谈判，就是我们成功的入场券。”

上午厚厚的云层正在聚集起来，客厅里的光线变暗。

容定的个性是凡对自己抱有坚信的东西，不会为了附和别人慷慨激昂的声浪而动摇。对于陈则民大展鸿图的邀请，他像大学教授对待学生那样认真的态度，作出了不偏不倚的阐述。

“目前而言，会审公廨只能改善，不能取消！首先，我们要明白会审公廨不是西方输入的鸦片，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要求成立的机构，目的是对付治外法权。那么治外法权是怎么来的呢？”

“租界刚成立时，洋人观察到前清司法人员对事物的判断常常受到其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个性品格的局限，他们断案，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通常都根据审案法官的个人好恶而定，并不重视证据和逻辑推理，简而言之，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英国政府察觉这个情况，这便是洋人不能接受清国司法裁决的根本理由，这便是出现治外法权的必然性。

“治外法权是前清给予洋人用洋人的法律治理租界，这样做省去了用中国法律治理洋人会造成够不够公正、够不够透明的争议，前提是租界里的居民是洋人。

“可是，二十年後，租界里的居民主要成了华人，为了保持中国司法对中国人的管辖权，并且省去用洋人法律治理中国人的麻烦，于是成立了会审公廨。在会审公廨里，华人内部的法律纠纷由华人审官按中国法律判决。华洋混杂的法律纠纷，根据被告所在国原则，华人洋人分任主陪审官，共同审案。

“从1869年会审公廨成立时起，到今天为止，会审公廨是一个行之非常有效率的衙门，平均每年审决58000件案子，也就是节假日除外，每天200件案子。可以想像，没有会

审公廨这样的机构，人口超过700000的上海公共租界会乱成什么样子？

“知道为什么会审公廨一年能办这么多案子而没有多少人喊冤枉吗？因为会审公廨通过跟洋人一齐办公，提供了中国司法机构原来所没有的那种透明度和公正性。接受律师诉讼、洋人会审、巡捕房解送案件，捕、审、判相互独立，这些模仿洋人带来的制度，就是造就这种透明度和公正性的决定因素。

“所以，如果现在取消会审公廨，让洋人全部退出去，会审公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一定会大打折扣。我很想说一切都已经在掌控之中，不用担心。但是，我不想撒谎。我看不到如果现在取消会审公廨，一个同样公正有效的中国司法机构能代之而起！”

陈则民对容定的直言不讳吃惊不已。但是，容定接下来的坦率使陈则民更为惊讶。

“知道吗，为什么我敢说目前不能取消会审公廨？因为我说话没有顾虑。不像京城里的大佬们，成天怕被别人攻击软弱无能，非把言辞越说越过激不可，结果人人争当义和团！”

“容大律师对会审公廨的瞭解，比所有我认识的司法部官员，加起来要多一倍！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据伍廷芳老先生告诉我，容大律师民国初年曾代表上海商界跟领事团交涉，要求收回主审官的中方任命权，这跟现在京中大佬希望取消会审公廨不是一个路子吗？”

“那是改善，不是取消。会审公廨的主审官根据法律应该有中国政府委派。洋人领事团趁光复战乱之机，擅自取得主审官的人事任命权，是违法越权。为了维护会审公廨的合法性，为了中国司法官员有机会在会审公廨得到磨练，从而进步到有能力跟洋人一样操作现代司法，这就是当年我代表上海商界跟领事团交涉收回主审官中方任命权的目的，不是要取消会审公廨。”

“容大律师集学问、经验、手段于一身，不容易。主审官的人事任命权已经归还中国政府，还剩什么可以改善的呢？”陈则民客套地问。内心里，陈则民已作好今天要无功而

返的思想准备。

“光复之际，领事团不仅夺取主审官的人事任命权，而且对纯华人纠纷的官司也硬派洋人当观审官。这种洋人观审权是违法的，至今没有撤销。请陈先生回到北京告诉大佬们，取消会审公廨的时机还未成熟。谈判取消洋人对纯华人官司的观审权，却是有法律根据的实在事。如果政府在这件事上正式启动谈判，我在租界里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配合。”

“什么事情？”陈则民眼里闪出谈话开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光亮。

“从谈判开始的那天起，我发起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在每一件纯华人的官司开庭时，一律用沪语上海话发言，叫洋人听不懂，给洋人观审制造不便，合法的不便！”

“等一等，这点很重要，让我记下来。”陈则民从公文包里取出美国华特曼（Waterman）牌自来水笔和印有民国政府的信纸。

容定却没有停顿，接着说：“除此之外，我建议跟西方列强成立联合司法观察委员会，对中国建立合格的现代司法体系作观察和建议，每年颁布详细报告，进步和不足之处都要有根有据的写下来，以备有朝一日作谈判取消治外法权的案底。治外法权取消的那天，也就是会审公廨自动关门之时。”

陈则民一边起劲地点头，一边把容定的话记下来。

这时，同大客厅被一道橡木拉门隔开的餐厅里传来一阵放置杯盘碗筷的声音。

下一刻，橡木拉门打开，女佣阿英走进客厅说：

“老爷，太太吩咐，开饭了。”